

9-10

唐宋八大家類選

卷九

宜興儲 欣同人評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郎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卒卒未能也○就○勢○潮○入○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提○不為喜而獨區區
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
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

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斷制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

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

幾是

又轉

層

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

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

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

上東下開

遇應

提東

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

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

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

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

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司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緣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

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維辨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
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
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豈不
欲闡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
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
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
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

劉中壘法

書狀類

廬陵

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
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前半極言諫官之重後半塞其有待而言。節。生。節。引。絲。
聯珠貫絕似昌黎與于襄陽書。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救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襄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

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々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以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
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々可聽褒貶是非無
一謬說意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
予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
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
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
亦說是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

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

誅心。此處立定罪案。以下層層攻擊。批。

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

不出此。

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

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

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

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

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

此。

段。攻。擊。最。猛。

書狀類

廬陵

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爾晉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

已上破其節非隨借漢事為証

大難為時相

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過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
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
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
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
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
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
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

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
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
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
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
朋邪之人所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
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

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不宜

憤其詆誚范公而移書責之非與其尚能一言以救也故書詞
激直無欵曲然歐公用此竄斥而其文亦遂與日月爭光憤以
義動亦何負於人哉。義動於中則言激于外公固不能自制
也使若訥僅中人稍有廉恥公以書仍可無事

書抄類

廬陵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
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
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
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
之為溝。勝壅之為沼。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
波。渚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

不愧

先下一前字法

提

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
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
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
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
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
其怒。螻蝸終日而不螯。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